

榮

乾隆

澤

縣

志

點校注本
(上冊)

经书威 主编

乾隆
荣泽县志

点校注本(上册)

崔淇(清) 原修
张万钧
李刚太 点校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清乾隆茌泽县志点校注本序言

王文超

郑州市坐落于黄河中下游交接的中原腹地，有着悠久绵长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，其中历代编修的大量方志著作，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它记录了域内的天文地理、山川形胜、建置沿革、风土人情、物产田赋、乡贤名宦等，不仅弥补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，也为今天人们研究区域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。旧志大多编修于中国封建时代，其思想倾向反映了那个时代统治者『资治、教化』的意

图，精华与糟粕并存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，借鉴历史，所以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同时，整理、研究、开发利用旧志，同样是地方史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郑州市及所辖六区五市一县史志工作者及文化工作者，在编纂新方志的同时，积极开展旧志整理工作，已陆续整理重印了一批旧志，使濒临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焕发青春，其成绩是显著的。

整理校勘古籍最根本的原则是『存真复原』。郑州市史志办在整理《清乾隆荥泽县志点校注本》工作中，为旧志整理摸索出了新的途径。荥泽县始设于隋仁寿元年（公元六〇一年），撤销于公元一九三一年。原荥泽县境先后并入过广武县和成皋县，方志界曾一度认为原荥

泽县境最后并入了荥阳县（今荥阳市）。而这次在《荥泽县志》的整理中，发现原荥泽县境从来没有划归过荥阳县，除少数村庄原在黄河北岸今属原阳县外，大部保留于今郑州市的惠济区和郑州黄河游览区一带。清乾隆《荥泽县志》较详细地记述了历史上黄河河防的经验教训，对今天我们防御黄河自然灾害、开发黄河水利资源具有重要借鉴作用。原荥泽县于明清两代曾修有县志四种，其中明志已经亡佚，清顺治志、康熙志仅存孤本，而且虫蛀风化残损已甚；清乾隆志虽然馆藏较多，但经查阅河南省十余家图书馆、档案馆和北京市的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数十部清乾隆《荥泽县志》，竟未发现一部全本，除国家图书馆现存的一部较为完整外，其余

所见版本均缺页四分之一以上。市地方史志办历时三年，克服重重困难，通过多方参互校勘，终于点校整理出这部《清乾隆茌泽县志点校注本》，成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全本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他们既注意忠实于旧志原貌，又对原志的某些错误进行了校勘考订并以注释形式予以订正；通过标点和异体字规范，使之适合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。史志工作者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，传承中华文明，澄清真相，纠正讹讹，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。在这里，我向他们表示祝贺并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前言

经书威

整理旧志是各级地方史志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。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在以往整理、校勘多部旧志的基础上,采纳古籍整理专家张万钧先生的建议,自二〇〇三年开始校点整理清乾隆《荥泽县志》。

历史上的荥泽县位于郑州北部,大致相当于今郑州市惠济区贾鲁河以北地段到黄河游览区一带。荥泽县始设于隋仁寿元年(公元六〇一年),在很长一段历史内,为郑州属县,并屡有郑州知州兼摄荥泽

县事的史实。一九三一年荥泽县撤销，与河阴县合并为广武县；一九四九年，广武县又与汜水县合并为成皋县。到一九五三年，成皋县的原荥泽县境域，包括原荥泽县城（今古荥镇）全部划归郑州市，设立了郑州郊区。

由于荥泽县撤销后其境域归属变更频繁，尤其是一九五四年成皋县并入了荥阳县后，方志界长期误以为原荥泽县境最后归入了荥阳县，各大图书馆的地方志目录，如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、《河南地方志综录》等书，《荥泽县志》都附在荥阳县内。而荥泽县区划内的古迹如纪公庙等，多种工具书也均释作在今荥阳县。加之明清纂修的《郑州志》及民国纂修的《郑县志》都没有记述荥泽县的资料，所以，郑

州方志界也一度忽略了对原荥泽县史志资料的研究整理，造成了郑州市历史资料的不完整，甚至以讹传讹。

为弥补这一缺项，二〇〇三年，经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研究决定，由李刚太同志依据本单位保存的清乾隆《荥泽县志》漫漶不清的复印件进行辨认整理、标点重排，并交张万钧先生进行初步校勘。在校校中发现此件残缺百余页之多，由张万钧、李刚太、李靖三人前往省内多家图书馆、档案馆校勘，结果发现，所有清乾隆《荥泽县志》藏本，缺页情况竟然相同。为保证全书质量，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决定扩大搜集查找资料的范围。二〇〇四年九月，由张万钧、李刚太、李靖三人前往北京，查阅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六部乾隆《荥泽县志》，其

中有一部印刷清晰，有残页而无缺页，其中『玄』、『弘』、『曆』等字都未避康熙、乾隆讳。其他五部与河南藏本略同，均印刷模糊，对需避讳的字全部挖改，痕迹明显。这说明乾隆《茌泽县志》有初印本和后印本的区别，初印本流传极少，应是因犯了帝讳被责令销毁，只有极少印本幸免。经参照各本校勘互补，对原缺的卷首序言第三至四页，卷五选举第四页、第四十七至五十六页，卷七赋役第二十九至三十二页和第三十五页，卷八第一至三页、第十一至十四页、第二十二页，卷九礼乐第七至十六页，卷十风俗第三至四页，卷十二祥异第五至六页，卷十三艺文第二十五至四十八页、第五十一至八十五页，卷十四艺文第九至十页及四页跋文基本补齐。返郑后，对新补入的资料，由张万钧、李

刚太共同予以标点。张万钧先生又参照《河南通志》等原版古籍，对『祥异』卷中部分残缺文字进行了校补。李刚太对照从北京获得的复印件及手抄补校稿，对原排出的《荥泽县志》全部清样进行了重新校改订正，同时，对《荥泽县志》所录历史事实、历史人物、诗文等，据二十四史、《全唐诗》等古籍进行了参订，考其异同，判其正误，请张万钧先生斟酌后共同写出『校记』数十条。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，郑州市史志办复派李刚太、李靖二人再次到北京，查阅了国家图书馆、中科院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全部清乾隆《荥泽县志》，对该书作最后一次校勘，又补入了二十余字。张万钧先生对『祥异』卷中仍缺的三十余字，参照与荥泽相邻地域县志

进行了意补，并审定了全书。这部经校勘重印的《清乾隆荣泽县志点校注本》，应是国内目前唯一的全本，不仅为研究郑州历史、服务当代提供了珍贵资料，也补充和修正了中国方志目录学的不足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。

这次整理的《乾隆荣泽县志点校注本》，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在此说明：

①为尽可能地保存古籍原貌，本书采取仿古线装竖排版式，文字使用繁体。对异体字，则予以统一规范，对原志明显的错字则予以改正，均不再一一注明。对原志有误的资料，依其所据古籍进行了校勘并作有校记。对原志『祥异』卷中部分缺失的文字，据相邻县的旧志进

行了意补，新补入的文字加括号「」予以区别，对这些校勘及参补文字，均作『校记』予以说明，『校记』附于书末，使用简体字。

②原刻板各卷，凡涉及朝廷、上官、尊长的文字，刻板时或在这类文字前留出空格，或将这类文字换行抬头并溢出边线以示尊崇，点校注本则一律按现代常规排版。原印本为避讳将『弘』字、『曆』字、『玄』字刻为『宏』字、『歷』字、『元』字，今一律据词意恢复为『弘』字、『曆』字、『玄』字，不再出校。原刻板附于正文后的注释性文字，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，点校注本为适应今人阅读习惯，将正文排为楷体，将注释性文字排为长仿体。

③点校中发现乾隆《茌泽县志》有一个印本，在其『职官志』和『选举

志』中，有人用毛笔加有眉批或进行了增补。这些虽非原版印刷文字，但新增了职官人物资料和数名新中科举的人物事迹，其资料具有唯一性，为尽量保存历史资料，点校注本将其补入，并通过『校记』予以说明。

④原刻板在折口处印有卷序、卷目和页码。点校注本为方便读者查阅，在卷序、卷目下，用小一号字标入了细目，系原刻板所无，特此说明。页码也根据本次印本实际进行重排，已非原书所标序码。

⑤原刻板何源洙序系依何氏草体手书摹刻，点校注本未予影印，按常规方式排为宋体字；崔琪自序、李士甄跋文及何源洙序所加刻的印章，也随之省略。原刻板另有二十六幅制图，点校注本进行了影印，虽然少数字迹不清，但基本保留了原书面貌。

續修滎澤縣志序

滎澤於春秋爲鄭地。自漢省入滎陽。至隋仁壽初，始復析爲邑。歷宋、金、元、明，雖所屬有不同，而邑如故。其壤地褊小，襟山帶河，洪水中貫，代有河患。且爲南北數省往來孔道，宰是邑者，其供億迎送之勞，力役材料之給，刑名錢穀之任，簿書紛繁，應接靡寧，晷將惟隕越，是懼，遑及其他，余每心病之。邑故有志，當明季流氛蹂躪之餘，殘失莫可考據。

我朝定鼎，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，始奉撫軍王公檄修邑乘，閱三年乙亥書成，迄今且五十年矣。其間孝義節烈之事，人才藝文之美，湮

沒弗彰，久必無從撫拾，何以闡幽光、勵風俗，而垂我朝百餘年休養教化之盛歟？余滋懼焉。舊志旣屬草創，難免訛謬，且略而弗詳。今博陵崔君宰是邑，能其官而以鳴琴之暇，延淹雅士，相與廣搜博考，釐正增輯，證據典覈，而於河防一事，尤三致意焉。稿旣成，將謀剞劂，勾余言以爲序。余旣喜崔君理煩游刃，而余願之幸慰也；又喜其考據精詳、採摭博洽，可以振風俗、明教化、佐河防、揚聖世之休烈，而垂之永久。寧僅備鴻溝、廣武之迹，侈談楚漢往事已哉！遂書之以爲序。

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清和朔 特授中憲大夫 知河南開封府事
廣順朱繡霞谷氏撰

續修榮澤縣志序

余以山右腐儒承乏伊邑，三載之內，毫無寸長足錄，不過盡其職之所當爲，竭其力之所可至，以求無愧此心而止。孰意謬承上憲獎借，調任榮澤。夫榮亦非巨邑也，祇因車輪馬跡，日逐於塗，火票兵牌，夜集於案，偶有濡遲，即多壅滯。余豈敢稍自暇逸，亦惟求盡乃職，竭乃力，庶幾無愧乃心而始安。茲復奉藩憲嚴檄，郡憲諄諭，以重修邑志爲事。因思余任伊時，曾補葺伊志，今亦焉敢過辭。竊取舊志而較閱之，其間志星野以明天文，志封疆以正地理，志官師以攷政績，志人物以著英靈，非不詳晰且備，何用修爲。獨是榮志至今五十餘年矣，其間城